國朝奏疏

國朝奏疏卷二十一

蕭山朱[illegible]

武備

剿撫後

請給臺灣投誠官兵糧餉　同前

平靖粤洋　百齡

密陳進剿機宜 順治七年

欽差總督浙江福建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

代印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錦謹

奏為密陳進剿舟山機宜仰祈

聖鑒密敕遵行以收積逋之巨魁以安久困之地方事

竊惟兩浙為財賦之地自入版圖以來五載於茲

雖山寇降寇亦時竊發但亦難於漸次掃除惟

有舟山一區上聯閩廣下接蘇松向為逆賊黃斌

卿張名振等盤踞嗣後偽魯及一切叛逆走集

於彼聲勢愈張據糧藏海聯腙分泊沿海地

方、亦時受其刼、祇緣賊系在於巨浪洪濤之中、船隻路可以奔勦、且我之戰船未備、水師亦多、故逆寇膽至今莫可收拾耳、然此亦但為海防洋之患、蓋因各逆勾聯甚廣、以擁戴偽尊為名、故各山負固、亦不能全指揮、水賊登岸、則山賊為其接應、山賊被勦、則入海以避兵鋒、逮兵回而賊復入山矣、又亦但為閩省之患、蓋巨逆如周雀芝阮進等、皆係閩人、故粵閩諸逆、無不相通、藉松一帶、屢被登犯、又為數省之大害也、且謬膺兩省重寄、且身受我

國泰叢之恩日思蕩平之策以仰答

聖恩於萬一奈年來閩匪鴟張日事奔勦至今始自旋浙又因船隻未備砲火未齊故一面奏催寧台所造戰船一面確察舟山情形及酌量進勦路徑多方諮訪竭力周維遂以載有餘之力船隻始報竣之工及查海上情形偽魯建立舟山自黃斌卿伏誅之後偽富平伯張名振即擁之而屯扎於內相從而輔翼之者偽兵部尚書張肯偽保督軍門李長祥偽兵部朱永祐如王聯絡而分屯於各要口者偽平西侯王朝先偽蕩湖伯阮進

天戈

[illegible]、省逆之齋

伪平一伯周崔芝、伪定隆伯伪定周瑞、伪安洋军门刘世勋、伪靖西军门黄大振、伪骁雄军门刘全、节文、武职、总兵陞通等、此等不可计矣、各逆虽廿携一伪鲁以示招摇、然皆心志不一、自相猜忌、倘我兵出其不意、扬帆直捣、则各逆斗志不齐、必然溃散、我以一半截其内外、以一半乱登彼岸、相距一二里、即是舟山所城、擒王扫穴可望乃行、况舟山各处人民、受各逆之摧残日久、莫不胜言、

所到、云有不与後汝之头者、故探访形势、日可以力

作萬勦之難然、水路之用兵、較陸路不同、而海上
之用兵尤非易事、蓋陸路用兵、可以約地方之
遠近、而合師會勦、若海上出師、必候風色之順逆、
又觀潮汛之遲早、或定閩風順、而台溫不順、則台
溫之戰船、一步不能行、或定閩一潮可到、而蘇松必
四五潮方到、則蘇松之兵、臨時日更不可訂定、是
通浙雖有遠近、終息一時難通、然不但江南浙江
兩省之兵、難定期會勦、即寧台溫州一省、亦
屬亦不能同時出師也、臣思方請求令閩併力
大創出師之徑、難以定向、於距舟山水面止

百餘里、倘有順風半日可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雖水面之擊賊不能保其不竄而負固之巢穴且可必其蕩清、然幸此大創尚有三要、一要擒首、二要空巢、三要預定防守兵將、蓋舟山懸處於大洋之中、議勦之時、不曰恐其水戰、則曰賊艘甚多、不曰即回舟山、陽海難以防守、則曰海上用兵甚為險要、若此則將聽各逆之嘯聚焚掠而去已乎、惟其旁議紛之、故當可於往歸依上次談、莫敢擒首、而力主屬勦、僅僅以招撫為事、殊不知各逆自恃強陸、孰肯就撫、無以招

拴傳臣妻戕公廨以青札於松獲其回字云非謾言悖妄之語、是不特不能招之向化、而反褻我

國威、深乖良策、臣受

恩深重、不自揣其才力之微、今力主議剿、至于所需兵力、即臣標及提鎮等標、酌量挑選、合之定海、水陸官兵、足以應用、正不必兵之太多、即兵多亦無多船、亦不必預定兵數、臣當躬行督勦、相機而行、一力擔當、自有更濟、此一要著之、舟山距定海止一水之程、亦但沿海奸民、多為賊細、我之一動一靜、彼即預知、即今王衍生等、大小賊船、俱於

寄旨

桐慈南田等處屯札，偵探机宜不密，俾賊知所為
勤之舉，則必多匀良兵，節節提防，處處堵截，又
使逆賊多方阻當，何能趨海成功，故一切調度勤
務，以及撫送水手船隻，予益日俱躬親密行料理，
皆不敢預知於逆藩等官，惟俟事有
之日，臣方面会同山控提督臣，密商机宜平定
去後，進勤，使賊迅雷不及掩耳，庶克成功，美支
應調撥松水师於集的漳、厦之間，以壯聲援，或
應飭台湾水师於海门蒲门等處，以截奔路，俱
候臨時密切而行，此二要著也。至于為勤之成，立

盤踞於舟山各逆，自不難長驅擒縛，至分泊水
上之 臣船，亦能保無遁逸，則舟山雖收，而留兵
防守，實為要著，以 臣謬議，舟山已收，則錢塘水
師，似可議撤一營，當即以錢塘水師一營，改設
舟山，復撥定海水師一營，俱各駕船駐紮，更另
設陸兵一千，以資水陸防守，遴選副將一員，總
為統領，至副將必須我
國舊人，庶可俾以重寄，仍令定海總兵，撥水
陸官兵，屯扎金塘山，乃定海舟山適中之
地，以資應援，縱有遺孽，亦不敢窺伺內地，而

此有之門户可保無虞矣此三要著應此皆
臣盡致籌畫確定机宜以立鎮疏密
奏
恭請
寄旨
責成以俟於秋冬風初浪静之日我乘月後之
潮我鼓順風之帆一戰成功以紓
皇上
南顧之憂遵於本年八月十六日准兵部咨内
欽奉
上諭
予内閣該本部題省内舟山自張名振入據久
未歸順偽魯見在何處今當征進應用兵馬若
干及水師船隻若干自某口至舟山道里若干俱

應否行該督確覈題報、面奉

旨、是、欽此欽遵、寄咨到臣、仰見我

皇上之廟略、及樞臣之訏謨、早已計及於此、臣不勝踴

躍、益矢擒賊之力、臣謹將進剿事機、密疏具

奏、伏乞

睿鑒、

密勅兵部酌議、或指授方略、或

密諭撤臣、專責臣以進剿之事、或稱私外鄰、應行調出

崇明除閫以壯聲援、亦祈臣臨時酌調、臣得以畢智

竭力、遵奉而行、庶積惡可抔、方獲安矣、

謹陳攻守六要 順治十一年

禮科給事中臣李涌生謹

為小賊大肆猖獗謹陳攻守六要以佐殲勦事。臣家江南泰興，地濱江海，小賊情形頗能通曉，故敢詳陳之。臣近見邸抄，松江頻有海警，方深剝牀之憂，昨得家信，賊船數百餘艘於今正月初三日，繫泊江邊，登岸搶掠，慘不可言。臣邑相近通州海門，其文武各城官兵，見查書役衆等，竊惟此賊不除，大江南北淮揚常鎮蘇松六郡，能保堅堵哉？今皆指以滅賊自任，請造巨艦，賊至出

洋拒戰賊遣逋循蹤剿賊絶洵上策也然東板
往復工作興舉難以計日艦一日未就賊一日不
平沿海之民非耕作以擄賊艘即焚棄以供盜
課賊一日不退民一日不安故爲今計有以守爲
戰一法以散爲剿一法要以守爲戰之要有三
一曰遠偵探二曰扼要害三曰備器械江海多
礮原於重地設總鎮要地設副参衛所等守
把則爲正兵又有遊擊將遊兵四應則爲奇
兵茫茫大海中島嶼叢雜目窮百里偽非時
出哨更賊之有無多寡何以灼見况賊舟不

乘風而行，因風下之改向，因潮下之進退，此偵探之力也。賊舟巨，不能爾時，必尋港路度其港路可進者，重兵守之，餘地分防邏守。未登陸拒之，即登陸，必行散探，陸兵邀其情形。遊兵襲其船隻，賊自片甲不返矣。此扼要之致之。短兵止可接戰，若水陸隔越，則全持弓矢。至犁其船隻，須用砲石；焚其篷檣，須用火器。此器械宜備也。三者具而賊猶不破，未之有也。其以殺為勦之要有三：一曰嚴海禁，二曰杜接濟，三曰密訊察。賊之出海，利在劫掠，若其所獲自

不能久惟商人船户出海與販一切所獲即船
主船人主人賊船且益多人且益衆矣則海禁
可不嚴乎海不可耕賊有資而共食終難而罷
惟經利奸民載米交易而賊遂得食是資賊以
糧也則楊濟可不杜譏察可不密乎能若是而賊
猶高枕海邦弄戈江鄉者未之有也但今者時平
兵玩弓久禁弛偵探不出里門防守人多虛伍
兵甲與係朽鈍商民公然出海賊諜且入內地賊
何以不熾何以不衆也則舉主處根主欵以告誠令
目之要務不特江之南北當亟舉行凡閩浙沿海

[illegible]之[illegible]
之鄉、均宜倣效、伏乞
敕下督撫提鎮、查照器械整理本任、籌度今之要
害、更務增補、嚴禁出海接濟、賊必衰亡、俟巨艘
成時、江南江北各會攻勦、則賊返去討擒、退其武
歸、豈不一舉而奏績哉、

陳敬防海患事宜 順治十一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王永吉謹

為閩浙隱憂最大，密陳愚見，恭請

聖裁，以防後患事。臣接閩部報，見同安侯鄭芝龍擬報封書信等事一疏，內有臣閩家書，恨逆兒不能

承順

聖恩，既以閩粵為己任，尚敢要望

朝廷委以保全浙海等語。

旨覽奏，知道了，該部知道。欽此。臣不知鄭成功家書

中所言何事，但就鄭芝龍來疏詳細思之，閩浙

粤东各府皆设镇防，固守封疆，粤中兄有膺
王事勤渤江兄，有大兵坐镇，文武将吏，各有专
成，即成功如果实心就抚，但当解甲投戈，遵守
法度，勉图报効，凡地方兵马机宜，来听督抚调
度，何得妄以闽粤为己任，又何得自專要
委，以保全渤海，等徼志高，心雄胆大，要挟题然
岂能为保顺，而实怀二心，以臣愚见，彼之将来
又为东南大患，长必即成功之从前飘泊海岛，将
根不定，今得楚投於泽京患澄之间，用我土地
养彼人民，用我钱粮，练彼精锐，以养成其气象

候將來求索糧餉接濟地方迫脅官吏目無法紀日甚日驕何所不至稍不遂意乘機構釁借口撫徹頓逞逆謀此必然之理必至之勢也若恐時據平日失於隄防倉猝何以制勝萬一變生不測水陸並進不但福建危裂即廣東浙江江南亦有剝膚之禍矣古語云受降如受敵固當推心置腹以待人尤當厲兵秣馬以應變況鄭成功情遂驕悍情節顯然去可略戢杜後患急須預防如果臣言不謬伏望
皇上
敕諭浙閩督臣劉清泰會同撫臣佟國器同

心合力，製器練兵，凡沿海水師船隻，責成楨

臣蕭起元、周國佐、黃脩齊練，切不可因鄭

成功已經受撫，心生懈怠，更不可顯露張皇，走

漏消息，以致鄭成功揣摩猜畏，反側不安。務要

審機觀變，駕馭得宜，制人而不制於人。庶東南

安而天下舉安矣。大利大害，攸關不敢隱諱，謹

奏，恭陳，仰祈

聖鑒。

陳海疆戰守機宜 順治十六年

翰林院庶吉士臣王于玉謹

奏為逆賊有可滅之形，乃機会坐失之理，敬陳東南戰守條宜，仰祈

睿鑒事。臣以草莽書生，荷

皇上殊恩，拔置史館，甄陶煦育，已閱二載。

天高地厚，頂踵莫酬，銘念職非言官，不獲建白，以少効涓埃，而知之不言，亦臣位所宜然，敢不避越俎之罪，一一縷陳之。臣伏見

皇上天威震疊，神武奮揚，即西南殊域，出崖絕壁

林棧莽之鄉，莫不廓清餘孽，乃區區閩賊鄭成功，糾烏合之眾，掠食水濱，計其伎倆，應可旦夕剿滅。而十餘年來，久逋天誅，鴟張毋忌，近又移巢舟島，窺瞰兩浙，竄江沿海，剽掠橫行，不即駢首就戮者，良以其水陸之勢殊，而攻之機異也。賊所恃為長技，不過習熟深洋，狎玩潮汐，艨艟高大，便於衝擊止耳。夫賊之未殄，由於水軍之不精；而水軍之未精，更由於戰船之不備。今議者率謂賊宜海，官軍宜陸，止可列守，未可往攻。即年來雖有船隻，無大小多寡之數，難與賊角。故賊乘

岂可入、举帆使于舵随、货单逐飑追逃望海无
深浩叹、不听狂惊、职此之由。且以为用天下之
全力、以治水军、何军弗精、用天下之全力以营
战船、何船弗成。在

皇上之独操乾断耳。

皇上诚不惜重费、不计岁月、而图此战、则最急者治
战舰、其次在练水军。请自江淮以南、闽广以北、
凡为海道要害者、

敕下该督抚大臣、速造战船、精练水师、战舡高大、非
乌船小艇、不足以当其锋、而乘间出奇、可以翊卫

大舟種行淺水，北洋則沙唬為最，南洋則膳艚為最。今督撫取閩匠照烏船、水艍等式，併力趕工，而通行籌監司鎮將，凡各場各沙土著備銀，有諳練風色、工習涉濤者，廣為羅致。臣計舟船之修造，水師之招募，不必累年，而旌旗舳艫，皆可整備。竊查最重之地，如鎮海定海等口，用大船百五十，次船三百，水師五六千，西北戰兵三四千人以當之；次則吳淞、溫台等口，亦用大船百，次船二百，舟師三四千，西北戰兵二三千人以當之，閩廣準此。賊若分隊來侵，則我就一方之衆，

逆戰於门庭，賊勢解散大举，則我合数逼之策並力而截擊，自無深入内地、登岸長驅之橫矣。且烏狼福吴淞有重鎮，則賊不敢溯圌山而上窺焦，並不敢越崇明而圖通泰，定海有重鎮，則賊之全師不敢經楚门而犯黄巖，賊之零星又不敢沿象山而掠奉化，賊既窘蹙於浙，而閩、廣有添兵進剿之举，廈门空虛，勢必還救巢穴，我於是聚兵惠潮，斷其入廣之路，堅守福寧，絕其入浙之兵，全閩之師，嚴烽堠、完堡城，以杜其沿邊入掠之謀，江浙之衆，擺兵舟山、厚戍温台，以弭其奔軼突侵之

患賊既根株不絕，將來必至復熾。油鐵無資，船艘自然盡壞。是時命一大將，督率廣東之眾，與蔣利、吳六奇之師，攻其南；命一大將，督全閩之兵，與黃梧之屬，攻其北。賊勢既窮，腹心定有內變，不出兩年，而成功之首不[illegible]懸矣。臣甘受重罰，以正妄言之罪。此惟在

皇上

之獨操乾斷耳。從鄭逆本齎梁發兵，所附賊眾半蹤散，我兵不過萬人，向往謂我懦於水戰，故敢狂逞游魂，窺閩決策進攻，自取敗衂。又其連年流毒沿海，證之[illegible]，閩安之根心膂既已

乘張羽毛以漸零落，即一二叛帥，西寧死黨，而
驍銳之士，計僅數百，此以何足介意，相機撲滅
正在今時。倘或玩西納稟，因循守禦，賊勢以一
軍塞江口，則崇明、七十二沙、通泰三十六場皆寧
所敵一軍援定海，則兩浙之郡縣、四區之衛所皆
寧盜糧，賊無所不攻，戰無所不守，攻者恒逸，守者
恒勞，攻者恒整，守者恒疎，且恐財賦無區，民亦
嘖以多事矣。議者輒謂製船募兵，費動百萬，賊
不速滅，餉已難支，臣以為天下方當厭亂，使撫剿
節清，剿敵百萬金錢，尚亦易獲，今不及時殲賊，

而徒憑偷出姦港則賊之今日掠一村鎮明日破一城堡雖焚掠劍殘獨死小民之膏血

朝廷之積貯矣日引月長又何止數千百萬也且

皇上軫念民艱同乎覆載雲貴窮猺猶且不愛帑金

命官拯賑而東南赤子斗筲杼軸匹供猶多忍見其曰罹鋒鏑不保室家矣臣以為

皇上必有所大不忍焉者也又謂賊之船單使船如馬我一時召募應敵恐難臣以為船單之使惟在駕船武藝手袁砲我又有西洋戰兵以佐其不逮況沿海之民不同內地其氣質材能跳船上桅之

技、勁捷非常、並且出入大洋、是其所素習、一切機
募、宜下教習、又向來防汛之兵、原有定額、並用
新舊、即可破浪乘風、近年來我江浙之兵、兩定
舟山、皆已斬渠執馘、更何憚艱而不致力於水戰
也、總之船炮備、則水軍可恃以揚威、水軍精、則陸
地可藉為重蔽、俾我能守、勝券我操、區區小醜、
正如釜魚遊數、進退兩窮、何至假以休息、縱彼
出鋒、而廓清綏靖之會日哉、至戰船之裝式、洋
港之緩急、沿邊衛所守禦之機宜、招徠募兵之
權變、我應責成督撫、我應責成監司、我應責成

鎮恂在、接臣發窺、各有餘略規畫、未敢遽瀆

天聰、祇緣逆賊跳梁、臣民同憤、樸誠內激、竭目抒

忱、自知狂瞽無狀、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敬陳海氛善後事宜疏 順治十六年

戶科都給事中臣朱紹鳳謹

奏為海氛既慶廓清敬陳善後之大要以佐萬

年之計事

皇

上天威遐震殊俗同風紛紛江海之游魂頃復撲

滅恭聆捷音歡抃雷動莫不賀戎勝而慶昇

平臣竊念之鄭逆自閩而廣而浙而江南搖亂

我人民蹂躪我土地匪朝伊夕迄今茲天奪其魄

斬獲無遺從恐竄匿餘氛尚延喘息嚴擣制勝

方切綢繆非立多謀臣優游燕雀之堂高飲太平

之日也臣請自以著成三大可互為

皇上案陳之、

一曰中國法、

朝廷命將設兵原以衛民而捍敵計一者之中至為

高牙大纛踞巍城於上帥者不知凡幾至為

偏裨將佐領貔貅、分汛防者不知凡幾日糜正

帑之金錢、歲耗耕農之饋餉、一旦有事、輙請禁

旅、所以大禁旅要衛

皇都者也、然而卅百萬、四應無窮、而根本單寒豈

為長策、甚或罷首懷二心之子、望風降適、不堪

竊聞蜀洲果化息哈哈木等克東虜功東南城壁豈可掩乎則行間之功罪不可不明也伏乞

勅下親王大臣九卿科道會同核議除立有功官兵少俟督撫抄傳送優議敘外江洲將弁平日疏防不能制賊以致賊作何處分臨陣畏縮不肯一矢相加者作何處分對壘逗遛與城池失守者作何以治之戰敗遠竄與係邊冒功者又作何以治之逐一分明奏請定奪有功不致向隅有罪不得漏網則懲勸明而人人思奮矣

玉於膂授重臣一舉一動振而將吏表帥孰
能樽俎折衝孰能固圉保障某之虛抜以
悞軍机某也玩寇而致深入尤當分别激
揚以為天下之詢有專閫者戒

曰固民心江南賦役之重十倍於天下又或困
於歲困於兵困於賊而甚者則困於官

皇上德意貪驅囊非不素且切矣至奈墨吏攖行慭不
畏死而錢糧一項五年並徵宗論矣自十一年
以前業奉

敕諭而有司欲追民欠以補前此之侵漁至今徵比

如故、敲筋鑿髓、呼籲無門、在在皆是也、自一二亂民、聞風鼓偪、編訛互愚、遂有有罹法從而不知去矣。臣以為久糧本是年宜懲之積逋定宜緩之。陷賊去距踵宜治之、奉請定宜赦之、亟下寬大之詔、廣開更始之門、江南百萬生靈、無不額手貫心、鼓舞而卯於治矣、又杖罪折贖之例、變四兩而增為三十五兩贖、重則犯法者寡、援該犀憲矜狀詳刑、特恩事行不善、驀口歛臟、重法處刑、血肉俱盡、竭八口終歲之資、不能免一朝筆楚之痛、家連戶累、勢必致、究之十不根一、徒飽私

襄於國計得益矣伏乞
皇上俯鑒情弊變此新例率由舊章抑或分別限
民再加
訓諭宜則從新民則從舊庶刑罰中而民協於
中矣
曰儲人材宜賤之策內去過於六卿若去過
於贊接試求其才望兼優克勤厥職者指能
數屆矣六卿簡在
帝心未敢妄議也或書生不諳於大計或病骨不勝
夫殷繁亦宜少試之又易以此冀內亮采之色玉

於督撫，均係封疆，尤不可苟且以從事也。朱
衣助玩敵喪師，先行時種生戕衆，前車既覆，
後事當懲。其復蹈前轍，依樣葫蘆，恐天下
督撫若將二人者，亦復不少，可不為之寒心乎。
伏乞
皇上斷自宸衷，立召滿洲大臣，出其不意，令各將所
知新舊人材，不拘資格品級，見任休謫，但有
其材具品，可備緩急之用者，從公面奏，候
皇上親加裁決，簡拔其尤。俟卿貳督撫需人，於中
酌量推用，破故習而展新猷，甚飭典也。至會

[illegible]

推之法，然當以蔡士英宜永貴之例，凡遇要
員缺出，
皇上先命一內大臣、公同監督使、該區皆餘老言
無某為此之一手把握，名曰廷臣會推，實皆吏
部私舉之，登而採擇，庶不致臨事而倉皇，衆議
僉同，必不敢徇私以悞國，人材既得，而國法民
心，皆有攸賴矣。臣猶有請者，賊渠此番貴剿勢
某士崩，馬信某復逆回，豈敢再扼，但閩逆子
為踞舟山，賊將陳豹復遁南嶼，廈門汝埭鯨
窟未除，四方皆閩廣之咽喉，即江浙之門戶，設

隱分防、要之宜察、並亡

敕下各該將弁、備砲臺、練水師、先使片帆不得飛

渡、而後叢戎精鋭、直擣巢穴、不一二年間、海

易波恬、四省殘黎、俱得蒙

皇上生聚教訓之樂矣、

東南調停宜豫疏 順治十七年

巡按江寧等處兼管屯田監察御史臣衛貞元謹

奏為海賊殲滅可稱、江南調停宜預、密陳末議、

仰候

上裁、以鞏封疆、以資戰守事。臣聞見機而預者、上畧也、審勢而圖者、中智也、遇變而應者、下策也、若生于不能治、畜于不能謀、成于不能勵、則奈何以

皇上封疆、臣民性命而孤注乎、往不具論、即今者大兵進剿、小逆潰奔、恃江海而待 鯨鯢、

定左旦晚間，於日鈔之後，每有過，計去，盖以復
濤矣。倘舟楫難通，深慮其策而濟職守，
果能盡其數而俘戕敵乎，懲毒益深，焰飈必熾。
并能扼其喉而俾勿張乎，并能制其命而
俾勿逞乎。則支里患而防，臨事而懼，補牢曲
突，此今日所當急議之。臣復詢軍政，再赴
會垣，詢戰守之機宜，閩燬焚之虛，會兀烽悲
涼，人民冷落而疲，將士多故，當伍其未遑理也。
船械未除，擊利其去，該貿之倉庫，告遷隨要
疏防，坡方仍多可虞，倉卒仍云足恃也。支江

寧為東南之都會，實係東南之安危，既不能早計未綢繆，又不能亟商籌補救，更何以奠疆域，安人民，而紓宵旰之殷憂哉。臣用是不揣固陋，謹陳四條，惟我

皇上

皇上採擇而舉行焉。

遴選將帥。竊凡國之守繫於兵，兵之命懸於帥，易言長子，詩咏干城，良以遴帥之當慎重也。茲察江南督撫提鎮各標，以及各道各營該帥等，失機失守者，已行拿究，其戰守皆者，

出虜哀訴、趕之極之、指示多屬矣、朕有緩急、試問衝鋒陷陣者誰乎、且兵以內武職與文官異、必重生長邊陲、諳嫻戰陣、身負膂力、勝男負雄、如山陝延安之人是重選也、仰承詔

皇上特勅該部、將西北各邊陲土著明領、擇其勇績著聞、年力少壯者、兵議選除、用資管領、仍許以各弟內丁若干名、以見大江南北皆投石超距之猛士、旌旗標要、壁壘重新、傳此游碇、易以兵掌、又何等士保民之足云哉

防要汛設險設以守、備利運餉、勝人、所守地方之當險要、如蘇常江南重地、傍海去莫要於崇明、而吳淞次之、濱江去要於京口、而瓜洲次之、今因山劉之源駐劄京口、鎮臣梁化鳳駐劄崇明、已屹若兩長城矣、近督臣議以總兵楊捷劄另名往鎮吳淞、星羅棊布、似少緩畧、而瓜州一城則尚未建議及之、脫賊由海入江、循北岸突犯、亂攻之、孰能禦之、夫瓜州為江寧門戶、似應請

勅下該督撫、從長酌議、或分新制之鎮、專防戍

好整

分據江之揉堂狗鎮務須重兵大膽與京口互相聯接，再議傍海濱江一帶地方，某處與某處聯連，某處與某處呼應，若緩急先接先應，庶眾賊敵，俾長江如常山之蛇，首尾相顧，前節皆通，而置賊艾仍敢猖逞乎。

備戰具題我

甲利兵，我能攻取，必預收點，定須云敵於天下矣。又安有我具之不備，而議佯乎？然賊之出入主水，我徒以陸禦之，可緩而不可滅也，則交迫奔逐北，絕數覆巢，誠必造船與利械不

下，似應請

勅諭督撫，酌造大戰船若干、小船若干，並造鉤鐮長槍若干，以大船居中，小船張翼，遠用砲矢，近用鉤鐮，即水手篙師，皆按垂鐙銜攀相補，大小相連，彼失其長，我必得勝矣。若陸戰則鉤鐮長槍更覺便捷。蓋賊之所恃者，彼之滾牌也、大刀也。兵及未接，滾牌可以當前；兵及既接，大刀可以斫馬，是彼反得技計矣。若議夾用鉤鐮，佐我弓馬，直前攻刺，所向必靡，則彼之牌刀皆無用，而我之弓馬可長驅，是制人

而不制於人之法也議各造船製械費用不
貲轉粮行去支與其時備而防盜掠易若
預計以壯軍威守土保民費重而已或多
正項或議動派未为不可也
原倉好者令紳士兵民以及工商役藝若數
遍百萬識久者保穀而天下貨財濟衆也
惟是人多柔脆依為奢華飯稻羹魚佩
服綺紈之終歲之計隔日之粮不特貧者
鮮蓋藏即富者不頓更易如一朝有之故也
丹稽查者倉廒專貯屯米歲收僅十餘萬

石，歲出數及過之，支以兵民不貲之重地

而公私皆匱，將何善通以永保久安乎，故

海運困阻時，各倉如洗，賴各省极力措撥，

僅免呼庚，而民間餓死者以千計，轉徙者

更無算，然從前臣 西北禦賊，東南通糧，

故無食者猶獲救濟，偽賊阻我東南，斷我

糧糈，於城內不予生靈，其能甘心待死者例

應請

皇恩，准將江寧漕糧，歲留十萬，再將省會各衙門

留理墳錢，其數雖少，其儘來着倉司受理，

羅汝委府收存、岳予則出陳易新以生息、
有警則發買發糧以救民、時見倉廒充溢、湖
南饑荒之變、士馬有飽騰之樂、民心以固、兵
氣以揚、省會固而東南安、積存立一時、利發立
萬世矣、以上四條、日閱見最真、諮詢頗確、故不
禁為補牢曲突之計、亦欲見機而發、審勢而
圖、以備考犬馬微忱、伏祈
睿鑒、採納施行、

密陳靖海第一策 順治十九年

兵科左給事中加一級臣王命岳謹

為密陳靖海第一策事。竊照長短之形，明布置之方，臣聞善用兵者，用我之所長以攻彼之所短，必不用我之所短以就彼之所長，則今日靖海，主謹於浪戰，詳布置之方而已。往者布置失宜，兵將皆狃安城郭，高看廣廈，要害無駐鎮，標下無舟師，所造戰船，皆主內地，一旦與兵四面疾呼，各港戰艘，身費招撥，兵馬陸行，數日始達海所，我息已露，賊備已完，我勞

逸，致生賊熟，直字來京，獲醜之功也。今之要置，臣請仍備舊而籌之。支羽漳州之海澄縣，地方出港，以趨廈門，則必經海門山，而古賊舟泊於山谷，我舟泊於武山內，土名大墓尾，因呼上去兵護船，並大墓尾不復久駐，退入鎮城，鎮城去廈門殊遠，賊皆解甲高枕而臥矣。臣按海門山與廈門相對，而海門山之左，地名青浦，青浦之左，是謂鎮海衛，衛則有城，而逆賊上呼往來通津，亦係漳州第一要害門戶，形勢可據者，棄而不守，臣識不知其解也。

以日為見。且設大熕一隻，領兵數千援之，而分駐一營於青浦。青浦下砲，則海門之船，賊舟不敢泊。賊舟過而我舟泊之，則青浦之陸兵可以護海門之舟師，海門之舟師又可以渡錦江青浦之陸兵。是海澄一路，賊無日不防矣。自泉州之同安縣地方出港，以趨廈門，則嵩嶼、長尾、排頭、高浦、石潯、丙州、劉五店一帶，綿亘三四十里，皆與廈門相對，不需巨艘，即扁舟可達。嵩嶼在前，按張學聖過廈門之所也。嵩嶼數里至長尾，有港。長尾數里至排頭，排頭十里至高

浦、高浦有城、高浦十里至石得城、石得十

餘里至泗州、州則賊巢城此地以牽制我師

者、泗州十里至劉五度之數者、其变不可渡

廈門、而高浦為適中之地、人烟輳集、又有堅

城、乃棄而不鎮、反使賊得逼近於泗州之滸、臣

又不知其何故也、以臣愚見、宜設大將一員兵數

千、鎮守高浦城、則泗州之形危、又分一二大

營於枕頭尾等处、而泊舟師其下、則將

上之陸兵可以護將下之舟師、岸下之

舟師又可以渡岸上之陸兵、是同安一路

賊去日不防矣其分撥駐守鎮海衛高浦城
其處兵將去請南王之可也分撥海門舟師去
海澄公之可也分撥高浦長尾各處舟師去
則將旋踵之可也蓋王兵皆北人且於水不宜
輕試於巨浸之中而水師用土兵則與賊兵分
曼長也況黃梧於賊勢不兩立旋踵於賊輩深
殺父皆足令獨當一面協力搗巢但恐二人兵
少宜以漳泉水師之兵將佐之如是布置已定
我故之戒師如魏謂將陵去以度之又豈不陵
如是十餘次則賊之意懈而防疏然後度天時

齊人力出其不意約束並驅一鼓而殲之直搗
外可耳至於居重馭輕則有靖南王鎮守
省城居中策應則有提督馬得功兵馬久
駐泉州兵民於宜興化漳州各有城守皆足
司護城池至於港口四旗分汛則是我逸賊
勞我暇賊忙此万全之策而王大之節制也於
機而身繫麾旌之頸而制其命如掇魚於釜
而益其勝矣

密陳靖海第二策　順治十七年

兵科左給事中加一級臣王命岳謹

為密陳靖海第二、本查知接濟之路、並知接濟之物、亟絕其路必需更令之嚴禁接濟者、皆曰禁米穀、則賊不得備飽、禁油麻釘鐵則賊舟敝而不修、似也、夫米與油麻釘鐵誠不可不禁、臣愚謂即日懸厲禁、片舟不渡、賊固未嘗窮於用也、謹按興泉漳三郡之米粟、原不足供三郡之民食、往時皆待哺於高州、米船自海口噴限、高米不至、人皆量腹而食、

定無餘糧、足資海上、間有一二小舟載米售

渡去、我島中之民、就賊相買糴、然為數不多、

賊亦不藉於此、賊之米糧、遠去取給於高州、十日

可抵廈門、近去取給於潮州之揭陽、一日夜可

可抵廈門、高州之米價、賤於閩去數倍、揭陽之

米價、賤於閩省一倍、至粵東以陽者而禁糶、

禁糶則米價漲之而至、賊人何資於閩穀乎、

油蔴鐵釘、則日本之價、賤於閩價一倍、賊皆遠

彼販買、即海邊之民、亦時有接濟、皆為數不多、

賊實亦不藉於此日、故曰即日懸厲禁、扁舟不渡、

熾未嘗窮於用也。且標知熾既必需，而平日皆取給於海濱一帶者，得火與松樹二項。島上自風，草木不生，樵爨之具，必資內地，而海船必用松樹熾底，過三月不熾，則樹蟲蠹食，一經砲碎裂矣。故禁與禁樹，可若平常，而軍中要害，不可不留意也。臣按漳海衛之左，有井尾港，亦曰南河溪子者，衛之內有方田港。此二港者，漳州地方，接濟與樹之所也。若尾港則同安地方，接濟與樹之路也。海濱綿亘數百餘里，三要害防者，並有港要路，則通港通山，出港通海，樹

皇上

山出樹木、偏舟叙於行、接濟西佞、日久皆臣具

蹤、深以致受接濟西愛識舵去足而逃、偽當

皇上俯採臣言、鎮海衛設大炮一員、以窺廈門、而于

遊營於青浦、添行識察、則海澄之山水、不

得出海矣、仍設一營塞井尾港之口、添行識

察、則漳浦之山水、不得出海矣、高浦城設大

炮一員、以窺廈門、又于遊營于影尾、添行識

察、則同安之山水、不得出海矣、並求泉由蕭

釘鐵計不去修趨其而兇渡友至餘與他稍

州瀕海地方、但有港路通山、皆責成汛兵、

皇上

爰行淡案，令行禁止，寸木不下，數月之內，賊必拆屋而炊，屋盡火滅，內變必軟，撤絕和打，立見解潰，至粵東與閩接壤，尤當密飭該督撫，廣東高州、揭陽二處海疆，絕其餉道，而粵東海濱有港通山處所，悉宜劄兵以遏柴樹下海，薪米俱絕，舟楫頓激，而上之眾，其棄甲揚帆，來歸者可計日俟也。至於海濱有港之山，理宜出禁，居民只許零星採賣，不得販賣，仝山廣行巡緝，如有積薪積撤，是至一舟去海，其罪此又絕積薪之源頭，不可不講也。

密陳靖海第三策 順治十七年

兵科左給事中加一級臣王命岳謹

奏為密陳靖海第三策收難民之心以破賊託用反間之術以攜賊心事。臣按廈門只屬海島，原係賊棲之地。明末生齒日繁，有徒留我

朝閩疆入閩，閩之士民，樸者以農，秀者以仕，獨廈門一區為賊所踞，島中士民，不見天日者十七年，賊之虐政，有甚於虎，民思出穴，如避湯火，奈鮮舟楫，又牽眷累，舉踵內向，呼號泣血望

王師之至，不啻雲霓，近聞鄭逆故倡浮言，謂大

兵過海、上之民男殺女擄、當其逃難、此其
意、不過欲堅島民之心、俾不至內變相戕耳、且
冀理當費
聖旨以破其訛也
勅藩王暨總帥、撫剿之日、但執戈者殺之、敵者生
偽井里者係難民、男者戮、女者俘、仍令大宣
皇言、使遐邇畢聞、此以示
玉度之度量、亦收拾島山民心之一大機括也、又鄭
逆氏部偽帥、皆南人脆弱難用、近收及陶馬
信李必王戎苗、號曰北鎮、又有附逆如張煌言

雲允升阮美楊嘉瑞黄條舟山之叛孽楊復
癸羅蘊章葉有成黄條張名振之遺孽騎
馬操弓與我技同賊實恃此以為勁旅進而
南鎮省而北鎮黄彼此特忌嫌隙易生揭
以聞事

勅諭馬信李必英衆與鄭逆同志不敢之條自知根
生去路枝遂死心向賊戰理困獸猶鬬何況
於人也且宜謹防

勅諭閩二委鎮將募人解說致叛脅及北人來歸
者許以官爵俾到海上宣諭

上意、果能擒逆自贖、不惟免罪、且加爵賞、則此將之心必搖、使鄭逆殺他將、則已去吾毒、使他人將殺鄭逆、則吾手已濟、豈非用兵之神機秘策乎、但此議尤宜慎密、一有洩漏、則吾計不行、而賊黨之心益堅、去反戈回首之日矣、

密陳海寇情形　康熙二年

閩粵總督臣李率泰謹

題為敕報海寇情形事、康熙二年四月十四日安輯投誠部目蔡荐帖式同提臣差官馬天禄到省、謁請臣與臣、投荐帖式倫云、現主林懷前去招撫偽侯鄭勛印鄭泰等、投云必挾蕩陸字到方為真實、等語、請蕩與臣密商海上諸偽弁面奉心、難以憑信、總以遵

旨所削髮因畏不肯奉揚

朝廷浩蕩

洪恩、以昭誠信、玆耿藩與臣、隨即備剴切一札付鄭

目來差楊費去後、五月十一日、接偽建侯鄭

泰、差偽欽督楊來嘉、楊洪、費啟書赴耿藩

与臣軍前、閱其所請、向化仰殷、但以人衆需

登晤、必攜難周之意、又接楊來嘉等口稱、

三侯道

旨登晤、要面見耿藩陛、仍回金廈候

旨等語、臣等細思三偽侯既已登晤、又欲仍回、揆

厥游移、劉令鄭泰率衆登晤、獨泊金門、歸

誠之心仍切、專洪旭黃廷等、或廈門、或銅山、

未必即能齋心登岸，隨面諭楊來嘉等不必拘定取齊，如三俟一同登岸剃髮，固不失前議，抑或鄭俟先來，洪黄二俟陸續而至，亦無不可，總之鄭泰既傾心向化，可可將遵

旨意既已率衆登岸，何必又回廈門，著仍如此議論，不敢違，以入告，必須三俟帶領官兵前來安海地方上岸，或鄭泰先來上岸薙髮，其餘官兵并百姓等，但要遵

制薙髮，著照原住金門廈門，仍照舊暫住，候

旨安插，方敢代爲回疏請

題、至於投誠有功

皇恩浩蕩、自當不論尊卑、按級分別面諭楊來嘉

知悉、今其回去海上說明、訂以次月初旬赴省

回話、臣等一面申飭廣防、一面整束兵馬、俟有

的確招徠登岸、毋論一旅、或全島、或陸續隨

到隨收、次第安插、謹將近日情形、會同具

題、萬支海上人情叵測、或變幻多端、或觀望未決、日

昔既不及料者、但目前聞見若是、容日證之或當並伏祈

聖鑒、謹

題、

密陳航海勦賊機宜 康熙二十

福建全省水師提督臣施琅謹

題為密陳航海勦撫機宜以收万全事竊照臣寫駑庸才謬荷

皇上特恩擢用以臣深知水務賊情專畀進勦海逆之責臣思滇黔弄兵今皆底定惟有臺灣四十餘年殘逆逋逃未殲致廑

聖懷臣敢不殫心籌畫滅此朝食受事以來練兵整舡嚴設刻懈業已就緒然用兵之法不得不詳審熟思即古者用兵多用詭計聲東擊西兵

不厭詐，船可直道而行。去冬具疏入告，展限請以今年三四月乘北風進兵。蓋為鄭逆奸細頗多，使賊知我舟師必用北風而進，必從出其不意而攻之。且臣之密用間諜，亂其黨羽，自相猜忌，自去年遣船糾集澎湖，欲抗我師，按隱以逸待勞，設我舟師到彼，必過澎湖西嶼頭，若從積帆向東北而進，正值春夏之交，東北為多，船來是頂風頂流，勢難逆進，賊已先踞於外塹、內塹，據在娘媽宮，俱居我上風上流，禦敵，其勢甚難衝擊。故不可不慮及此之所以請議北風之候。

撫恐未能萬全，且水道行兵，專藉風信潮水，非比陸路任意馳驅，可以定計進止，日日教熟心熟手，莫如趁夏至南風成信，連船或發，從銅山開駕，順風坐浪，船得連腙齊行，兵無暈眩之患，保有自於天時地利人和之全，備，使賊縱有接謀，動時反居下風下流，賊進不得戰，退不能守，澎湖既失，使知賊勢處窮，直取臺灣，使可立奏膚功。倘逆孽退守臺灣，死據要口，我師暫屯澎湖，拒其吭，拊其背，逼近巢穴，使其不戰自潰，不然俟至十月，乘小陽春時候，大舉進剿，立見

蕩平、此乃料敵制勝、所當詳細一一披陳者也
並臣竊有請者、督臣 姚啟聖、調兵製器、與勵士
卒、將致整暇、咄嗟立辦、捐造船無許不備、矢志
滅賊、圖酬忘身、堅固根株、姚臣許以力企、惟是
生長北方、至有經緯全才、汪洋巨浪之中、恐非
所長、撫臣 吳興祚、現陞任、即有新授撫臣 和到視
事、恐未諳閩疆情形、臣之愚之請督臣 仍駐廈
門、居中節制、別有調遣、臣自專統前進、行間將
士、知有督臣主持、借趲糧餉策應、則糧無匱乏
之患矣、兵有爭先之勇、壯志勝於萬里甲兵、今若

与臣偕行，征粮何以催趱，事權何有仰赖安
内攘外，况督臣势难弹压，臣故密疏入告，并
使督臣闻之，必以臣阻其满腔之忠荩，仰冀
皇上密行
温谕督臣，免其致躬偕行，令臣同督臣挑练水陆精
锐官兵充足三万，分配战舰，尽可破贼，但臣
仅掌有水师提督印信，未奉有征剿之
勅谕，伏望迅速
赐颁，以刚进剿师行，俾得申严号令，用以节制
调度，致有督臣

題定功罪格賞、
賜臣循例而行，則大小將士咸皆踴躍於師中。
參酌、現有同安總兵吳英、智勇兼優，竭力
自許，可以為臣之副，尤望
恩與。又有興化總兵官臣林承、金門總兵官臣陳
龍、平陽總兵官臣朱天貴、海壇總兵官臣
林賢晉、銅侯補總兵官臣陳昌、江東副將詹
六奇、隨左都督臣李日程、苗、俱堪衝風破浪
勇敢，克敵共勳，搗巢、務我
皇上天威丕著，殘數游魂，何難殄滅，撫海賊熾，惆係

臣以一身承當責任何等綦重以故凡戰守之形
勢風之順逆岸之區畫逐一當十分詳審以圖萬
全次出汪洋大海之中匪敢輕舉妄動而且沒
更致貽

眷
顧之隆臣當會商將軍合詞具
題而將軍海務情形非所諳曉又恐將細窺探洩漏
是以自將戰畧師期密疏上

聞仰祈

睿鑒謹

題

密陳進勦台灣海逆事宜 康熙二十一年

福建全省水師提督臣施琅謹

題、為欲淨海逆根株、全主殲

旨決計進勦、以收實效事、竊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宇宙廓清、玄思不服、惟鄭逆抗拒橫行、深貽

皇上宵旰南顧之憂、臣荷蒙

聖恩起用、重臣以水師提督之用任、責臣進平台灣之

逆、又蒙面奉

天語温諭諄諄、勦滅台灣、以免生靈塗炭、何等懇切感銜

命以來、兼程疾趨、即於去歲十月初六日抵廈門視事、

點駁兵船全無引諭烏敢妄舉進勦时欲
具疏入告恐寅恭不能和衷故日以繼夜
廢食忘寢一面裝船一面練兵董工製造
器械躬親挑選整搠至今年四月終船堅
兵練予乃全備獨請寧海將軍喇哈達待
即吳芳青到廈門看閱此时將士擇拳人
人思奮將軍二臣擬贊不已 臣即於五月
初三日會同督 臣姚啟聖統率舟師閩駕
至銅山以候夏至後南風成信聯艅進發
第督 臣以五月初一日准部咨進勦海賊

關係重大之
旨、隨稍覆示前、而三軍例裁一大解體、臣自初七日
起、與賛臣決計進取、力爭十餘天、至十六日
將軍二臣抵銅山、到臣營、設臣面懇將軍稍勸
賛臣乘南風進勦、云不摧枯拉朽之勢、奈賛臣
於執
旨意、以賛臣同心合意兩辭、臣不便違抗、故裁賛臣主
疏展錄、實九臣之本意、此將軍二臣親到銅山
所目擊而共悉、臣衷已本月初七日承准兵部
劄付、內開奉海將軍喇哈達等疏稱、提督孫

南風不如北風。臣深以為駭異。竊思當日至銅山與將軍二臣並言及南風不如北風之說。日與督臣爭執南風進勦。不惟三軍皆共聞。即通省士庶亦皆俱曉。且督臣日遣多諜兵偵通勦。臣默依督臣之議。今將軍二臣具疏不分勝明白。一筆混入本疏。陷臣推執不前萬死。

皇上寬置不究。則臣先後疏章。自相矛盾。欺誑

君父。罪當萬死矣。夫南風之信。風輕浪平。將士無暈眩之患。且居上風上流。勢如破竹。豈不一鼓而收全勝。臣見督臣堅意。難以挽回。故聊遣

趕繒快哨三十二隻、令隨征總兵臣童義、

投誠總兵臣曾成、提標署左營遊擊臣阮

欽為、並各鎮千把總官、領駕各衝縣艍探

賊息、授其回稟、義等奉令、遂於六月初四日

午刻從古雷州開船、至初五日未刻到澎湖

猫嶼時、船未便往進、至花嶼前灣泊、至初六日

黎明、率各船由虎井過西嶼門、瞭見劉國軒

賊艘、各艍俱泊娘媽宮、賊見我船、大船各起

門帆、小船各起大帆、賊遂出趕繒二十餘隻、駕

出西嶼頭、又有八單賊船十餘隻由南面而來、我

船䑸衆寡不相敵，本日未時，傳砲收回各船
歸䑸，於初七日到大境，初八日到廈門港，歸汛
等情。據此，則此行遣回迎晴船隻，本未嘗阻，況
有明授矣。若決乘南風進取，豈不可見成效乎。
業將據探情由，遂已咨報將軍二臣並贊日
照在案，乃生堂等帖式諱木哈圖具
大兵水面交日，逆賊窺望大源之疏殊非真
知灼見而訛，且全不解其故，然日生長海濱，總
角從戎，風波險阻素所履歷，且荷
簡命前任水師提督，閩廈至今，豈有海面形勢風

信以信、從不暢熟胸中、而華帖式乃更識於
臣手、蓋賊中情形、臣有屢向舊時部曲蔡寄
通報、稔臺灣人心、惶惑無定之甚、以劉國軒待
威易殺、猜有嫌隙、全家屠戮、人人思危、若芒刺
在背、間有慕義向化、奈隔絕汪洋、難以呼
多應、望敵公謀、舉此端倪、是可勦可破之
機、又於六月二十八日據守口兵丁遞送澎湖長
髮賊、柳長孫、林升二人赴臣軍前、投誠、詢據林
升等供、於本年原坐杉板船逃來投誠、澎湖新舊
賊船、鳥船、趕繒船、雙帆艍、外船、共有一百二十隻、

劉國軒林陞江勝黃共計賊衆六千餘、內有原
眷舊賊約二千餘名、其餘係去年口、新舊之衆
私相偶語、提督不嗜殺人、只等大軍到、便先
解歸順、有內叢一鎮下將欲謀議、候出娘媽宮
搖船、乘勢駕船過來投誠、被賊知覺、登被殺訖
目九人、因偵我兵船自銅山撤回歸汛、從故調
賊二千餘名回臺耕種、以作粮食、只留賊四千
名在澎湖、配船防守等語、據其處實又身受
詳矣、且 日更以賊中之情形言之、若之偽鎮營
汛、蟻附胥從、皆鄭成功鄭經父子時是舊人

籠絡於依今劉國軒外夷猺獞專擬殺戮以威制人詎肯甘爲魚肉是我師未到澎湖精銳盡歸劉國軒一人之主持我師若抵澎湖勢難遏爲汛倘幸之安亂則堅守澎湖之賊縱有異雖内多思叛離異心之衆以抗我將練勇往之師乃足比數若劉國軒拒命死敵於人窮兵之際庶有不潰則可破可勦之機又出還於是今我

皇上若以仗有可破可勦之機

温旨下頒則汪洋巨浪之中誰致命七尺之軀而殫力三崖之險勢必務

旨為

居奇、遷延歲月、虛糜浩費、亦所謂築舍道旁、
三年不成、是賊云可殺可剿之日矣、到支撫只
不象前以招諭、劉國軒沐猴鴟張、拵縱自恣、志
罔意消、欺云插識向化之念甚重、中有倆當賊衆
有心歸正、而迫于各港戍堡、一船不許出港、縱有
謀叛投誠、亦難通報、故兇殘絕進者、處行攀撲、
然有肯甘獻俘、坐待賊亡、竟至何時、至皆且滅
賊之念甚切、惜乎生長北方、不性海務、絕无所
長、登舟之慣、心嘔吐、身體維艱、所以前疏懇為
請　臣居中調度、至為妥之、中有一二祝此異途

未免依徊，以致督臣狐疑不決。臣若慮無料敵敗致務於康熙三年，向海賊猖獗，

皇上特差兵部中堂到閩，同臣機宜，當即決意進攻廈門，時督臣李率泰亦以臣過於擔當，並兩島竟為臣克平。旋於康熙六年十一月，為遠患宜請逆賊難容，寸予具

題未奉

諭旨，乃使逆孽於甲寅年有燎原之變。今鄭經逃死，留其餘黨，負踞絕島。臣生丁卯年，六十有二，血氣未衰，尚堪報稱。今不使臣乘機撲滅

再加教年、將來亦能爲、以恐又亦操者之用
殺承淩海滅賊之任、是以曰鯤：必減其輜於食、
惟是奏浮殘孽未殲、故隘口設許多鎮營
兵、糜費錢糧、貽累生民、茲設水師鎮營、原
爲巡海操兵之用、今於中挑選精兵二千有
奇、大小戰船三百號、俟堵破賊、可以亦用作
師、互相牽制、卒難成功、若陸師之中、間有
勇敢忠義、熟練海務、能收實用、調選一二、以
爲臂指、共勳大業之需、伏思臣累受
國恩、本

召進京、
寵擢內大臣之列、眷義十餘載、今又謬荷
起用、寸功未致、又叨受晉宮銜、
特賜御膳全桌、亘古所未有受
君恩如是之厚、即赴湯蹈火、臣志有所不辭、倘荷
皇上信臣愚忠、猶任臣以討賊、令贊襄二臣、催趲粮餉
接應、俾臣整搠官兵、時常在海操練、勿限時日、
風利可行、臣即督率進兵、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何
難一鼓而下、乃另不致詒臣之罪、臣樸樊武夫一
介、圖報微忱、惟知欽遵

天誅煌煌，責臣以破臺灣、克東寧功，臣以

君命，而秉當先，克盡臣節，不禁煩瑣，激切瀝陳款

去浮言飾詞，冒昧於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睿鑒，備物臣疏留中，

大賜乾斷，決策

嚴旨速

命下必見，致民生幸甚，疆圉幸甚，緣係密陳收淨

海逆根株了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乞

皇恩全覽施行，為此具本，謹密陳請

旨、

密陳臺灣海逆有可破之機康熙二十二年

福建水師提督臣施琅謹

題為海逆有日衰之勢、賊船有可破之機、密陳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惟臣

命征討臺灣、康熙二十年十月初六日抵任以來、一面整搠官兵、於抵撫勦、並遣心腹三四人漸次密

往臺灣澎湖賊中通達臣之舊部左役現為
鎮營官兵，令乘機中謀投取了，自去年六月
通數次信，候大兵臨境之時，方敢內亂倒戈迎
降。至今年正月初二日，有偽刑官劉秉忠等
坐提航船船一隻，帶眷八十三口，至澎湖前來
投誠。正月二十二日，偽總兵李瑞等奪民船一
隻，帶兵二十一名，亦自澎湖前來投誠。三月十
一日，有偽兵許徇等十四名，駕小船一隻自臺
灣猴樹港逃來投誠，帶有臣前所差之人，要
緊密書通內有數亂相應消息並稱彼處

來資每担價銀五六兩、七社土番倡反形勢甚
屢人人思危、此乃天心厭亂所致、目前甚之人
尚在臺灣謀結党類以待內應其許粘茍目只
物所皆指為來投誠之辭、不敢言真恐洩了机時
人現收單內裏活又三月十六日、有偽民許六吳
阿三茲、奪漁船一隻在澎湖帶眷一十九口前來
投誠、四月初三日、有海賊鄭才等一十八名、于四
月初一日從來小港奪破柴船一隻前來投誠、是
此中今日之形勢、賊在旦夕、若國軒復差偽官
黃學林再來言指、利害一封、求見于臣、臣卻

之不足，令其自赴督臣辕门主議，以么麽海贼
非可視為敵國，斜以彼為輸誠，彼真以我為和议
往襲
國體，務竽妄稱，祇為賊心，臣惟祇遵奉
命撫：剿滅逆為急，议撫之下，臣不敢預，及今臣立水陸
官兵中，挑選二萬有奇，操練有日，可稱熟手，足
以破賊，攻澎湖宜水兵，破台灣則當用陸兵之，
但糧最宜預備，給足以鼓其氣，乘夏至南風盛
信，當即進剿撫勸，蓋北風剛硬，驟發難息，靡
常不準，難以逆料，南風和柔，波浪頗知，活故

奏之省之 一件

用南風破賊甚為穩當臣大艍舟師航海責
任綦重自當相机度勢覓出萬全以仰慰
皇上宵旰之懷臣每自思總膺單旅之任安忍虛
張賊之勢力乃表見己之大功臣愚性戇直荷
皇上面諭諄諄從不敢一字粧飾自干欺誑緣係要
陳海逆可破之機並中路有來字因係機要
只畧陳其概姑其難參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留中勿發恐勤撫之議不切設入
或有漏洩以害成事為此謹具奏
聞

奏報台灣偽藩齎書求撫 康熙二十二年

靖海將軍臣施琅謹

為偽藩專差齎書求撫，授情具

題，仰祈

睿鑒事。竊照臣奉

命專征，整舟統師，于六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直剋澎

連日鏖戰，炮火雨集，仰賴

皇上威靈，官兵用命，渠鎮賊黨，俱被焚殺殆盡，遂

克取澎湖三十六島，業於六月二十六日繕疏恭

擬欲乘勝長驅，遂搗台灣，直以摧枯，惟大

小戕船被炮打損破壞甚多。臣因將船補葺，着載送炮傷官兵回廈調理，將船整固，令其順載粜米火藥弓矢前來鹿耳門，以給兵需。至打壞鳥船，現泊鹿耳門，即當用工修葺。計需木料油灰鐵釘棕麻等項，匠作各項，所數不少，刻主要需，誠難猝籌，臣前師遠島，祇恐呼應不靈。隨於閏六月初三、初六等日，移咨督臣，亟行採備，仍撥八槳船一百隻，並徵委漳州海防同知王錫九等官督運解到鹿耳門，以應整葺製造，用濟我師到台灣東流入港後載官兵登岸之用。至於臣標下水師營鎮被

炮傷死官兵三百餘名炮傷一千八百餘名陣傷之兵若給資藥治未能痊可荷戈臣計當進剿臺灣之時宜留大鳥船二十隻趕繒雙帆艍船三十隻共五十隻應用官兵四千員名分守包剿澎湖以為兩路聲援策應並新附投誠兵衆未便遽用而征兵不足標勦未免乏人業並咨總督臣選調精壯陸師官兵四千員名前來補用題命請遣去後臣弟殫力疾呼尤慮汪洋風濤遠隔實為獨主難支惟分撥兵船直抵八罩將軍澳虎大嶼東西耳吉龍門港吼門去且嶼等

命、惟

島、倍加瞭巡、以扼其吭、乃殘孽敗遁之餘、足臣小陸貴兵、過臨門庭、安插投誠、撫綏地方、人民樂業、雖犬不驚、臺灣兵民、徜風俱各解體、此閏六月初八日、偽藩鄭克塽、臣劉國軒、差偽禮官鄭平英、偽賓司林惟榮、偽員外朱紹熙、齎具降表一道、並與臣書二封、別致臣書二封、寫赴繒艍船二隻、到澎湖臣軍前、納款請降、待錫范與鄭克塽、欲求居臺灣、承祀祖先、照管物業、懇臣指示、臣思此議未妥、若居未進師撲剿之先、逆孽早歸來降、尚由

題請、今澎湖既得、窮迫之際、始着鄭平英等前來求撫、明係詭請緩兵之計、難以遽信、臣專征止宜主剿不宜議撫、將鄭平英林維榮二人並書二封、咨送督臣秀宗、候

旨定奪、查臺灣年尚幼穉、未諳大體、操縱指揮、皆於國軒錫范二人、亦特令曾蜚朱紹熙回台傳諭、若果真心投誠、必須國軒錫范二人來臣軍前投降、將人民土地盡入版圖、只偽官兵遂

赦逸安輯、若偽屬等衆如臣言、臣當體

皇上好生之德、以拯救千萬之生靈、其疏

題請、俾

皇上黄雲另眾畀之

矜恳、

勑行督撫二臣、撫按安插臣因船隻被炮擊壞、枝暫

在盤葬、未得乘隊指勤、其政要雇船料匠作、

俟到即畫設營工整造、并叔雙修備、風信捐利、

殘孽不隨臣之議、即督師進勤、當國軒一

戰敗遁、現在肥表、台灣人民風鶴、草木皆兵之

陛、云雖殘賊淨盡、報捷、以慰

宸衷、謹將偽藩鄭克塽原具降表、及克塽劉國軒

致臣原書、進上

御覽、恭祈

睿裁、迅賜

勅旨、貴交趾所致臣書、忙然折閱、乃臣之罪、據僚恭擬

請求指示宜、貼黃難奏、伏乞

皇上全覽施行、因此具本、謹

題、

奏、報臺灣就撫事宜康熙二十二年

靖海將軍臣施琅謹

題、為恭報臺灣就撫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照澎湖克捷、海逆已失其險、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初八日、偽藩鄭克塽、渠魁劉國軒、其偽官鄭平英、林維榮、曹鑒、朱紹熙等、齎送降表、并書來澎湖軍前就撫、臣恐其詭譎緩兵、難以遽信、遂令曾蜚等回台傳諭、若果真心投誠、必須劉國軒、馮錫范來臣軍前面降、將民人土地盡入版圖、其偽官兵、遵

制削髮、務入內地、產糧

欽遵安輯、茲偽藩苟然以民言當體

皇上好生之德、以拯四方之生靈、

題請敕下部覆、接給安輯、業於閏六月十一日拜降

御覽

表五書具疏進上

王某、於上月十五日、鄭克塽後并偽兵官馮

錫珪、偽工官陳夢煒、劉國軒遣胞弟偽副使

劉國昌、馮錫範遣胞弟錫韓、同曾蜚、朱紹

熙齎送降本稿前來面訴、一一依日前言、吏防

守南北港小偽左武衛將軍何祐、偽左先鋒鎮

李茂等所帶賊眾，今俱吊回臺灣南北淡水，
已無防守矣。何佑等著貴嘉、李到臣納款。是
台灣南北地方，俱已敉服。又據曾望等、李稱鄭
克塽、劉國軒及兵民人等，咸冀臣發給告示張
挂，諭令薙髮，俾得遵依，早發一日，則民早獲
一日之安。臣因仰體
天威、浩蕩
洪恩、服含來安，乃敢給示招撫，劄鄭逆，令來遵服
天威、未被
聖化，非為吳耿誑逆之

恩旨敕下，比諒荷
皇上廣開面網，敕下部議，俾霑
依賞、把總劉國昌、馮錫韓，現有軍功，隨於十六
遣付衛吳啟爵、六品筆帖式常友，同馮錫璉、陳
夢偉、曾漢、朱紹熙，帶出安撫告示五張，先往台
灣曉諭，番黎各處兵民等，薙髮，令其催齊仍
藩鄭克塽、劉國軒、馮錫範等敕印，並繕謄
降本，移來文繳，以便臣代爲齎進，則此亦似可
安。嘗之臣俟各船修葺齊備，一面統率船兵
親赴臺灣，看其形勢，斟酌安插，其或議造

澳船隻及再調法兵、已咨錫督臣停止矣。第查台灣土地千餘里、戶口數十萬、地主環海之表、或去或留、仍宜兵戶口衆多、作何安輯、可謂重大、當亟請

皇上迅賜

廑裁、

勅派才能戶兵二部、速迅前來、會同督撫主裁料理、安置得宜、畢此大事、俾臣得即勾當班師、從此金甌永固、玉燭常調、可無屋南顧矣。此番瀰概支使、悉灣就撫、實難我

皇上洪福齊天威靈遠暨乃克足成功但日魯莽武

夫性質急戇直道行事不肯遠嫌以遠

君父憂荷蒙

皇上眷顧之恩

特知之遇無足報稱誓必掃清海氛少効涓埃耳

今年逾六十筋力衰邁難膺封疆之任但孤

忠獨立既不肯苟合又不能彌縫征剿台灣之

舉乃面奉諄諄

溫諭屢次

諭旨專征是以竭力死効堅不可拘務期蕩平極知

於本省者遭之嫉

深拂人意、冀必建身於賊島陸平、臣職已盡、早
不予退、自決必爲稱陛、伏乞
皇上恩賜召臣回京、俾得時覲
天顏、臣所深願也、謹將倘壽抄來疏稿、恭進
御覽、緣係恭報台灣就撫可宜、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全覽、
孔飭迅賜
勅旨施行、爲此具本謹
題、

安輯臺灣兵民 康熙二十二年

靖海將軍臣施琅謹

題為恭報微臣先抵臺灣安輯，仰祈

睿鑒事。竊惟澎湖克捷，台灣就撫，兵俱已薙髮，臣業經前將具疏齎繳偽藩鄭克塽降表進上

御覽，在案候

旨欽遵奉行。茲以去船官兵所需糧餉，前臣已於六月十一日回省，來皆撥船過洋往來載運發給。今各鎮營官兵秋季餉糧過四十日餘糧，尚未運到，故未前去臺灣，如將標

許撥付朱天貴等趕繒船，於六月二十日啟
朱興帶一十三隻，經不請令，私自駛回。尚
有五十二隻，紀載官兵二千二百五十六名，皆臣
於閏六月十三日，差發將洪範、傳宣楊俊功，賚
咨文到澎湖，守候秋行吊回矣。茲本月初八日，
偽藩鄭克塽，修書差偽副將何士隆，同曾蜚
齎送表來，偽武平侯劉國軒、忠誠伯馮錫范，
各致書一封到澎湖臣軍前，稱說台灣兵民數十
萬，恐人心危將不一，万又生端，請臣速去安撫、
臣即同各鎮臣酌派兵船，留守澎湖，以為

接運糧餉之用。臣統率水陸官兵船隻撥於
十一日開駕前抵台灣彈壓，暫行安輯，仍要
緊之人先載入內地，仍移咨督撫，或就近臨安
插，或酌委有司前來料理，以仰候
勅差户兵二部到時，與督撫二臣商酌安插得宜。
臣到台灣察閱人民土地情形，別疏
題報。又有請者，臣右眼自六月十六日衝擊賊船，
被鎗打傷，醫治至今兩月餘，猶昏昧未明，
勉強在軍調度勤撫之下，勾當臣職已盡，伏乞
旨准臣班師回汛調治，俯賜

前進一層

睿裁施行、為此具体諸案

是請

旨

請給臺灣投誠官兵糧餉 康熙二十二年

靖海將軍臣施琅謹

題為恭報舟師已抵臺灣，投誠官兵亟需糧餉，

伏乞

勅旨應給事。緣臣總統水陸官兵船隻，於本年八月十一日自澎湖開駕進發，業已題報在案。查澎湖地方，臣酌撥水陸官兵共三千員名，大小船三十餘隻，分守山海防禦。臣於本月十三日到臺灣鹿耳門，偽藩即差遣小船前來接引港路入港，偽侯劉國軒、偽伯馮錫范、率

欽文武官員到單前迎接，於本月十六、
日離營，臣遂一分發袍帽靴、並各鄉社百姓
以及士者，壹概迎師，接踵而至，宣布
皇仁，酌量給發賞銀牌袍帽靴、烟布茶葉、米穀，欣
踴躍，並故明監國魯王世子朱桓，呈繳全冊
一顆，同遼藩漢王朱慈驥、巴東王朱江、樂安王
朱俊、舒城王朱著炤、南泰王朱常熺、益王宗室
朱錫黃，只赴單前投見，詢稱寧靖王朱術
術桂，前聞大　師克取澎湖，即合全家自縊而
死，臣就朱慈爌將伊追取原受冊印，授揭，

流寓多年，貧窮請用，致往草地耕種交

誘，亦朱桓等宗室數人並載入內地，移交督撫

駐臺主裁，另設標，惟臣再帥令撫台灣綱

閩廣港道紆回，地勢窄狹，風波洶湧，急可須

至險至固，臣思用兵順餉籌度，及至此和者

周詳，另疏

皇上威靈遠震，似未可力鬪取勝，或願輸誠向化之舉

在各偽文武官員，多懷猶畏，獨偽侯劉國軒，決

意傾心，以生死聽命於

朝廷，免害生靈，此臣毅然悚慨之機，力主歸

命逆我師不用戰攻而得全國，至功不少。偽於
皇上寬恩，授以爵秩，實有可効之力。又查台灣土地
肥饒，出產五穀，沃野千里，人民土番，雜處稠密，應
去留，臣謹具疏
題請，未蒙
勅旨，俾得欽遵奉行。更有請者，台灣偽官兵，能至歸
農者正多，而入伍者亦不少，當即籌暫給糧食，
以安新附者之心，另派支撥。此項糧餉，臣於
本年八月初八日接到兵部劄付，覆奏，八
諭旨，查願入伍投誠兵丁，著即補入經制缺額

题

收内欽遵在案、第查此時帑款零星查補
無幾、再四籌維、由粵江浙四省、遣設營伍
兵蓋因台灣負抗、飄忽靡常、故將添諸營、今
台灣既平、海外可以無虞、請就福建內地
陸營、先行酌量裁撤、仍將所裁溢餉之糧
餉、暫給投誠之兵、實可無費公帑、亦稍緩就急
一時權宜策應之計也、臣一面
請、一面挪移餉給、俟亂定之日、應撤應留、
以聽部議定奪、臣現今親帥台灣、船隻往來
通越兩洋小陸、遼遠、值茲秋冬北風戲發阻

滞難行，身報臣月[illegible]节，非比尋常可以計較

而至。伏乞

皇上睿鑒。迅

飭部議，或如臣所議裁滋額，以節糜，或應何項措給，

敕下督撫，着令作速通行，以應發給提識兵需，庶

免懸只矣。至於在臺灣如鹿耳大港、游仔港、馬

沙港、蟯港、打狗港上下淡水等處，俱已調發船

兵，分布守禦。臣帶水陸鎮營官兵一半登岸駐

劄，一半在船。至偽屬鄭克塽、偽侯伪劉國軒等，

及外眷口，應即一並載入內地。緣此時風勁浪

狂、舟楫難行、實須候九月初、風浪稍平、即撥載移送督撫安插、該有倘安即劄兵民戶口等項繁多、一時稟造未得就緒、候其造明支繳到、臣即具疏奏進、緣係恭報舟師已抵臺灣可理、貼黃難盡、伏乞

聖上

恩賜全覽施行、謹

題

平靖粵洋疏 嘉慶十五年

兩廣總督奴才百齡、廣東全省水師提督臣童鎮陞跪

奏為大幫舟師搜勦西路洋匪殲斃多名、生擒積年巨魁烏石大烏石二鄭耀章等首夥各犯、並將家口全行弋獲、其餘同幫夥匪帶船投誠、及另幫積年盜首東海霸等、亦俱畏勦悉數乞降、現在遵

旨分別查辦、粵洋全境肅清、恭摺馳

奏叩賀

天慈、仰祈

聖鑒事、竊照粵洋著名各幫巨寇、經先後勦捕以來、尚有烏

石二、東海霸二股及烏石大、程辉彥、曹亞晚、海甸九各
小股匪船、在西路高雷瓊洋面伺接、而烏石二等、
又屢以乞降為詞、希圖緩兵之計、誠恐久而蟻聚、
復可鴟張、自應乘此壯盛兵威、亟為剪滅、奴才因
會同臣韓葑籌議、於東中兩路外洋內河、分派兵
船、廣行巡緝、約定提臣童鎮陞、碣石鎮臣黃飛鵬、
革提督孫全謀、及山協洪鰲等、率同各將備、及衆、求
效用之首民張保等、分帶師船一百三十號、兵壯一萬
餘名、於四月十八日、由省西下勒捕、並飭原派巡緝兩
路之署遊擊林茂運等、酌帶師船三十號、在彼會合

究追，奴才亦即帶同署運司之惠潮嘉道溫承志等赴
往督勒。並恐賊匪等被追情急，遁竄夷洋，復又照
会越南國王，及札飭江坪夷目，一体截擒解献。於閏二
十日接據派出舟師，及沿海文武官報，在高州屬之放雞
硇州、瓊州府屬之七星等洋，追及匪船，殲斃不計其
數，生擒烏石二兄、幫內匪夥，及盜首海南九一股，共三
百九十餘名，擊燬匪船二十餘隻，拿獲二十四隻，並
吳亞晚等乘間投出者，共收大小船十四隻，夥眾七百
餘名，各緣由，均由驛具
奏聞。伏思烏石二、東海霸皆係粵洋積年巨盜，

因上年十二月間，郭學顯投誠時，該匪等亦有
乞降之請，經奴才奏
諭旨：著查明伊等果出至誠，即照郭學顯之例辦理。
欽此。又據委員轉據綜民人李學熙等來，奴才當傳宣
恩旨，諭知該匪等，如果悔罪，作速歸誠，免遭誅戮。乃
烏石二等仍復連綜伺擾，圍劫村庄。前經舟師
勦捕之時，並敢抗拒，是逆寇屬怙惡狡詭，必須
痛加勦除。因即飛咨提督童鎮陞，並派防各隊
舟師，乘勝上緊追捕，不得稍有懈弛。奴才前往高
州府城，查閱行伍，乃發起抵雷郡，督催。於五月

二十一日、據提臣童鎮陞、碣石鎮臣黃飛鵬咨
革提督孫全謀、督同舟師、据稱、各匪船自放
雞碣州等洋、被勦後、均向西南奔竄、各舟師
即追出瓊州府屬之馬裊等洋、探明烏石二
等匪幫在儋州洋面游奕、各舟師即分隊前
往圍勦、副將洪鰲、率同張保等作為前
敵、提臣童鎮陞、碣石鎮黃飛鵬、咨革提督孫
全謀等、舟師分路兜追、策應、因連日大風、各
師船打戧行駛稍遲、至五月十三日、黎明、據
州洋面、各匪船多被風衝散泊、惟聽見郭英達

於烏石二等匪船三十餘隻正欲駕出、該委員吏
洋不遠提臣童鎮陞、偕碣石鎮臣黃飛鵬、當即揮
令外洋兵船、奮力趕上、四面圍攻、用大砲連環
轟擊、該匪等亦放砲抵拒、自辰至午、攻沉匪船
九隻、燒燬五隻、賊匪落海淹斃者無數、該匪等
仍復抵死拒敵、時有白衣閘艇船一隻、直前撲敵、
首民法保、諜係烏石二坐船、立即奮勇過攏
首先跳過、殺死賊匪數人、將盜首烏石二、即麥有
金擒獲、外洋兵壯亦一齊過船、共拏首夥男婦六
十五名、即飭將供錄、署都司林佐朝、委員花東

苑、周飞熊及兵壮等围擒白衣等船七只、擒获

盗首乌石二即麦有金、及著名贼目郑耀章、杨

片容即杨胜济、九徽、郭就喜、黄亚胜、陈亚广等、

首犯男妇一百七十一名、郭章提督孙全谋等、

注乌石大即麦有贵等、首犯男妇四十一名口、罗副

将林孙、罗进擎、曾荣、黄定堂、郭章、副将周自

赵、守备毛国珽、带同弁兵、擘获盗船四只、生擒

盗犯欧阿艾、吴亚四等、男妇八十四名口、副将陈恒、

罗泰将黄外补、罗守备李耀、杨带同弁兵擘

获盗船二只、生擒盗犯黄亚胜、陈阿表等、男妇

五十九名口，共获铜铁炮一百二十一位，刀械九百

四十二件。又探明尚馀匪船，望均在黄龙港

潜泊，各舟师即驶赴该处围捕，该匪船一只，兵

船获到，即行驶出港外，下篷站桅，各匪船俱在

船头跪求乞命，齐称伊等早欲投诚，因乌石

二大帮挟制，不能登岸，恳乞免死，愿将

船炮器械，先行呈缴等语。当即查点大小匪

船五十四只，共匪五千男妇大小三千二十五名

口，大小炮一百二十二位，刀械四百三十馀件，即

分派弁兵过船，押令所获盗船带回，玉马复详

向、彼时另帮盗首、东海霸、即吴知青、带领

匪船十四只，於月游国勘、及匪将蔡七三等男

妇大小四百三十六名口、大小炮四十八位、刀械四

百三十件、驶来乞降、各舟师因即一并押至

雷州府城，於双溪港口、所擒获乌石二、乌石大等

四百九十名口、俱传解献、并降匪东海霸等三

千四百六十一名口、解候查验前来、奴才当即督

同署臬司温承志、高廉道朱尔赓额、雷州府知

府雷学海、同知张玩、候补知州罗含章、知府陈

邦宪、傅碧莱、率领[illegible]俊等，[illegible]提首犯乌石二等

兄弟，文薯名為頭目，房行書訊據烏石二供
自乾隆六十年上盜後，帶領安南幫，同陀老平
之孫快附王與袁耐打仗，受逼順從王，拋書亭
海關防筆仍給，有銅印一顆，在洋劫擄，可主賞
兵，均不能記憶次數，每年收取打單銀五六萬
兩不等，除自一二萬兩外，俱係為大頭目及財當
甘等用，並養活伸民投屬匿借勒贖報兩，伊
親兄烏石大、堂弟烏石三均係為帶船夥合
幫同劫奪，思文早投首，因恐於官不能寬免，
是以諱詞投誠，遷延至今，致被擒獲，並情訊據

烏石大、烏石三及大頭目鄭耀章、符九、梁陳亞廣、楊片容、龍元生、均係認連年擄劫多次打單銀、抗拒官兵不諱財貨搶劫盜係認為向衛買大炮、米糧與係認私買米糧器械、貴揚本係生員、緣事被革後上岸係認偏寫打單告示、糾約鄉人受僞餘陳亞晚等一百一十六犯、均係認隨同在洋迭次行劫及擄贖二次以上、矢口不諱、查該匪等、盤踞粵洋、同居共濟已十有餘載、而西路居民受其荼毒者尤甚、內有於次竄擾高雷等府地方、体察民情無不以

被害难堪，含恨切骨。该匪等罪大恶极，允已骈诛。今自仰仗

天威

执讯获丑，闽省亦不敢养痈贻患。连日接雷州府禀具报，匪房软枭，极恶盈贯，经广投乌石二，不肯归农。奴才恐其日久致稽律逃显戮，当于讯供后，会同提督臣童镇陞、硇石镇臣黄飞鹏、高州镇樊雄兹、署运司温承志、高廉道朱尔赓额，带同文武员弁，恭请

王命

将该犯乌石二、乌石大、乌石三、郑耀章等一百二十六名，押赴海口，传集地方士庶及投诚首

民人蘇、環觀打刑、烏石二即麥有金、烏石大即

麥有貴、烏石三即麥世言、鄭耀章、楊佇實、即

楊勝、符九常、陳亞秀、龍之鑑、八犯欽遵乾隆六

十年奉

旨辦理盜犯林諾之例、凌剮處死、楊丙盈、宋調煥、黃

鵝、陳亞五犯、陳林、陳亞煥、何陶南、黃亞晚、郭明標、

吳明安、陸觀中、陳順用、陳亞五、陳亞四、李與赤

李亞順、林亞彩、林陳全、李蕃石勝、李珍、李阿財

胡亞二、吳遜、楊漢順、孫漢周、二吳忠與、洪葉丞坤

李亞大、黃亞雄、鄭大腳、楊陳、亞伯、吳亞大、黃一万

十八犯，照例斬決，與在行戮屍之技亞盈梟首各海口示眾，實屬大快人心。至新案其烏石二、烏石大二犯家屬八名口，現未便概予駢誅，亦未便遽歸原籍，若仍於近海洋各州縣地方分別安置，俾其無從逞志。起獲石二偽印銷燬。其餘每名各犯訊明在逃之陳亞兄等一百五十八名，並在往之余亞有等六十九名，婦女幼孩，及被擄押禁在船者一百二十八名，現在皆因署運司溫承志及各委員詳細查再行彙錄全案供招。

奏
明咨部辦理。此外尚有沿海各文武官報稱：
雷州同知羅含章，于硇洲洋面擊獲匪船一隻，殲
盜數十名，生擒黃亞有等十三名。把總陳文陞等
李開青，在鋪前等處洋面擊獲匪船一隻，殲盜
列多名，生擒蕭同與黃命等五名。瓊山縣言尚煒
在鹽灶港擊沉快艇一隻，盜匪陳清龍等，生擒楊
文儒一名。遂溪縣李廷棟等，及鄭廣，在海安汛追擊
沉匪船一隻，拿獲一隻，殲盜數十名，及生擒蔡亞二等十
三名，並獲行劫盜犯王同傳等四名。海康縣陳邦爽
於新寮港追擊破匪艇一隻，擒盜李亞秀等二名，

男欽州王沙根拏獲洋匪吳埜四一名,儋州曹世華拏獲洋匪吳亞三梁紅等四名,徐聞縣知[illegible]張忠於廉羅洋面拏獲匪船一隻,擒盜林亞大等十七名,昌化縣訓導何於烏泥港口拏獲匪船一隻,盜匪陳德發等,生擒梁文剛等三名,吳川縣朱根秀於新海面知獲匪船一隻,戕五名,生擒馬阿表等五名,儋州營遊擊達色,於田頭港擊沉匪艇四隻,轟斃一百餘名,生擒吳亞二王亞狗等三名,隨船復又起獲砲械器等,計共獲盜七十一名,前次丹崖擒獲海匈九等一起,現均飭提

奏

解赴雷州分別審擬定擬，另行具
奏。至於現在拏獲首之東海覇，即吳知青，訊據供稱
向投烏石二夥，接刼不能效尤，亦來投，但該犯係積
年盜首，因未便僅照歷屆首民辦理，致啟輕縱
前，應照烏石二一律刑誅。該犯先係與同夥
衆赴舟師乞降，似猶有一線可原。設有東海覇
即吳知青一犯，足訊明該匪幫內平素主謀附
思之財實、張文業、譚亞五，的目將國敏、鄭遠遊、
戴省泰、何亞陞、黃亞實、林阿清、曾紀樣、吳亞孝、
李文秀、湯萬耘等十二名，俱應刑罪楚，應番柏

照洋盗案内免死年罪發往黑龍江給打牲索倫
達呼尔爲奴、仍將該犯吳知青家屬在年者
不准隨同地方安置之處、恭候
諭旨
遵照辦理、其投出夥衆內有被擄之婦女幼孩均
經先行出示令各親屬認領給還完聚、又有越南
夷人亞生等四十七名、即委員解赴欽州、轉交
江坪夷目、護送回國、並照會越南國王、札知各
夷目、停止派兵防堵、又釋隸福建之王神嵩等四
十八名、釋隸廣東西之李亞八等五名、均委員押解
出省、知會各該省督撫、轉飭查收安置、又西洋

英人喇唛吶一名、看守表、山物移交该员目收
领、搭附便船回国、其余各犯青民诚恐拖久停
滞擁擠、仍照节次
禀章程、给与执照口粮、分起委员押回各原籍
交该地方官妥为安插、挨傅牌甲加意束缚使
散而不聚、倘散舟出为匪、即加倍治罪、统计投
去共收大小匪船八十六只、铜铁炮自十六门至百
斤、共二百九十一位、刀械一千八百八十七件、及火药铅弹、
除炮药器械各项查明收贮备用、大船坚固可用
者、挑出二十二只、带回省河、留备舟师缉捕、其余

船身多皆敝舊，且有被砲火擊損者，均就近
將受之公倫賣，此外另有因被烏石二拘擄
先到乘間駛赴倉卒各路海口投首者，現據
各該縣營收明，目劉亞五等八十三名口、大船三隻、
砲械七十五件；又收明目五色號等一百二十七名口、
帶舡四隻、砲械二百四件，均赴海康、海安等縣投
首；又收明目陳稱利等二百三十名口、帶船五隻、砲
械一百一件，並帶彝陳進向等五十三名口、帶船
二隻、砲械五十一件，均赴遂溪、合浦等縣投首之
並有脅從伙黨先行走散，未久赴幫投認之

黄崇记等二百四十名口，带船五只，砲械三百三
十八件；陈进彪等四十三名口，带船二只，砲械七
十件，赴陆路；康等胁呈缴投首，当即札
会抚臣韩崶饬委员分往，一体妥为遣送安插，
随时秉察稽查，毋得稍涉大意，以杜复萌故智。
伏查此次在洋匪船，共计擊沉焚烧二十二只，擊
获二十五只，收缴八十九只，投首逆匪男女大小四千
二百四十三名口，擒获五百六十一名口，擊杀淹毙者
去其难数，而以沉烧各船合计，匪复不多，或有
粤洋巨盗向来著名之大股郭婆带即郭学显

鄭一嫂即鄭石氏及張保、鄭安邦、烏山二、即蕭稠退等、東海霸即吳知青等三股，均已投首。已死蝦蟆蔴即李尚青之目曹阿晚等一股，亦經收降。總兵保即梁保一股，先已解散。李子梁亞康亦隨鄭一嫂等投出。烏石二即麥有金及烏石大、烏石三等一股，均經勦滅。其餘小股海匪九鄭耀章亦俱擒獲。黃更有、陳李保、周亞保、大砲幗、陳彥劉等船砲，悉行收繳。東西洋面一律肅平。此皆仰賴我

皇上廟算全操、

宸机指授，塞源拔本，杜接濟以絕盜生，蓄銳養威，
勤訓練以補兵力。
示籌海之要，畏則戰成於防，
誠蕆賊之輕心，則勤先於捻，故才因將有武進守與捻，
臣韩封提臣童鎮陞及各司道執悟其恭循
聖訓，詳慎籌維，和未發者而存嚴速之心，只未發
惧机而就因循之習，蒸荷
聖主洪福，俾二十餘年之孽匪胥平於十餘里之洋
氛，丰掃凡有肖民，莫不咸頌
聖仁，勤勝蔵事已，惟是大幫海盜蔡已肅除，而積年庫

匪，尤須查剔。且西路碙洲、東海、圍洲、古雷村、峽
孤懸海面，距岸甚遠，素為奸民藏匿之所，必須
逐一清釐，以除積弊。奴才現已飭派署運同程
承志，偕同碣石鎮臣黃飛鵬，揀帶舟師，由海口
前往巡查，並派高廉道來不覆額，協同高州鎮
臣樊雄楚，揀帶弁兵，由陸路前往搜察，如有零
星匪船，及逃竄藏匿者，即可擒捕。至安插良民，編
查保甲，俾群島孤洲，嗣後不致藏奸滋擾，以清
海疆。倘有今昔情形不同，或行務須文武員弁
就近稽察之處，亦即悉心妥議，一面與提鎮督臣

等商船隨師船分布梅洋、梅段巡邏遊弈
程、再行恭摺陳請
訓示
道辦、所有此次舟師獲盜及歷次巡辦緝捕在
事務出力之文武各員、容再查明、擇尤分別
奏請
諭旨
加恩、並咨會提臣量獎陞、將傷亡兵弁交確查
核明咨部議卹、一面酌帶舟師八千號、並回中路
虎門駐守彈壓、謹將現在粵海洋面盜匪業經
舟師勦捕、全境肅清緣由、會同查獲陞恭摺由
驛四百里馳

奏
叩賀
天庥並傳首犯烏石二東海覇供單敬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再據日韓蘇現駐省城不及会銜合併
陳明謹
奏